

戴季陶著

戴季陶最近言論

國立中山大學政治訓育叢書

戴季陶最近言論

戴季陶告國民黨的同志並告全國國民

國民黨黨員的自信力和團結力是拯救黨國惟一要素……國民黨內，有了共產黨，就是一黨有兩個重心，這就是國民黨最大的危機……國民黨如果不恢復自信力，集中在總理思想主義下面，不但黨無可救，國家和民族都無可救……我們應以三民主義，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，不要拿自己民族，送給赤白兩個國際，作決戰的試驗品……中國人完成中國的改造，就是世界革命的工，作，如果自己的國家民族，振興不起，便莫有說世界革命的餘地……中國所需要的革命方法，是純粹的國民革命，中國所需要的建設，是工業先進國的援助，

……第三國際下共產黨的作法，是製造最悲慘的國際戰爭工具和材料……國民黨如果不以信奉三民主義的黨員來組織，絕難避免國際戰爭……共產黨的策略，是教亡了國，再做革命，是先教民死，後作共產的企圖，是先犧牲了中國國家存在，和民衆生存，去鞏固第三國際基礎，再求共產成功……。

總理的思想基礎，是中國四千餘年文化結晶，總理的政策和方法，是世界科學文化的結晶，總理思想理論的崇高偉大，是超過馬克斯列寧之上……馬克斯主義，只能說明歷史變化過程，而不是造成真正人類文化之基礎……總理主義崇高偉大之點，是說明忠孝、仁愛、信義、和平的道德精神，是民族自立的基礎……世界上人類，實行了馬克斯主義以後，必回到總理教義上來，因為如果不是以道德爲基，世界莫有和平的一天。

要想和平的革命成功，一定要確守中山先生教義全部，因為中山先生的

主義，是人支配物的，不是物支配人的，人支配物，才有人生，物支配人，只有絕滅，……中國人如果要自救，必須確信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動機和手段，絕對不同，必須確信中國民族創造文化的能力，在各國人之上，必須確信中山先生是世界革命領袖中最偉大崇高的導師，……懷疑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學說，就是自殺。

中國人，如果不照中山先生的主義幹去，在國內將仍受惡勢力的壓迫，在國際間將變為第二巴爾幹的地位，引起第二次的大戰，全國陷於黑暗，無可救藥……。

我們看俄國對我們的態度，則是否應當聯絡他，就可想而知，……凡是

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我們都應當聯絡，否則都應當反對。

我們看世界和東方，最近險惡的形勢，應當迅快覺悟，一致團結在青天白

日旗下，一方面努力作保持世界民衆利益的工作，一方面努力作不可避免的——
決死時代之預備。

這一次國民黨的獨立，是中國獨立的基礎。國民黨的心，這才回來了。黨國的情形，已經危急到了十二萬分。現在一般忠實的同志，既已努力，作成了國民黨的統一獨立基礎。此時救黨救國的路，已經明白表現出來，就是國民黨人，自己恢復自己的信力和團結力，心口如一的組織起來，中國才有一線生路。如果不然，國民黨一亡，中國就是落在奉魯軍閥手裏，或者竟會引起東方的大戰，而使世界頓成黑暗。自從前年國民黨改組以來，黨內一個最大危機，就是在有了兩個中心，使大多數黨員，迷惑在二心之間，無所適從。

前年中山先生逝世以後，我所以大胆的冒大險，犯大難，要求國民黨的同志，很純粹地集中在先生思想和主義下面；同時勸告在共產黨的青年，不要爲

了迷信一個唯物史觀，打破國民革命，就是明明白白看見後來的悲慘。不曉得爲甚麼當時全黨的同志，都迷惑不醒，而兩年以來，卻把全國多數有爲的青年，趕着向共產黨去。二次大會以後，我的自信力，被全黨的空氣，和一個組織與紀律，壓伏到不能再起。去年張靜江蔣介石兩先生，再三要我去廣東，我不能去的原因，因爲一面接受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議決，而同時忍受着精神上的矛盾，以致一病失神，數次瀕危，死而復蘇者數次，病中惶惑失志，幾乎趨於絕滅，後來病稍愈，到廣東之後，以神經根本受病之人，一面受四圍境遇的壓迫，一面生出自己心理的懷疑，再處處受大會的議決，聯會的議決束縛住。要保全國民黨的組織，和統一的革命勢力呢？抑或是要創造國民黨自存的新生命呢？自己既精神衰弱，只有不知不覺地，受着環境的支配，而事實問題，和精神狀況，愈趨愈苦。我自己很明白，中國一切的矛盾，國民黨中所存在的矛盾，和國民黨領袖

間的思想行爲派別的矛盾，時時刻刻使我的精神狀態，愈加衰弱。這樣作人，絕無一刻的生理；這樣作黨，更那裏有一線的好生理。有時我明明看見只有兩條路可走：一條路是彌縫一時的，就是促成汪蔣合作，到打破北京，再說整理黨務的說話；一條路是正本清源的，由國民黨忠實的領袖，不理問甚麼紀律，甚麼組織，拚命行一種狄克推多，建設起國民黨的綱紀來，再說組織和紀律的話。因爲人心是一切的基礎，人心已經到了絕境，組織便等於廢物。

乃因中央的地點問題，和兩年來共產黨處心積慮，破壞和壓迫，生出一個大波瀾，由此發生出國民黨歷史的保障者的吳蔡李張蔣諸同志的決心，喚起一個偉大的國民黨清黨運動。我對於此次黨內的問題，想說一句很公道的話。中央的幹部，除了徐季龍一個人，好像有一種特別所圖外，其餘的人，本來莫有很多的意見，就有也不是堅確。如果中央遷移，是一齊出發，或許莫有以後種種

糾紛。至於根本上原因，在於共產黨問題。國民黨內，有了一個共產黨，就有兩個中心。有兩個中心，再好的人，也要擾昏的。

現在與共產黨合作的事，已經絕對拋棄，國民黨的心，應該可以回來了。此時如果國民黨的人，仍舊不能把主義的自信力恢復起來，確實相信地集中在總理思想主義下面，確立起紀綱來，做紀律和組織的基礎，不但是黨無可救，中國的國家和民族，都無可救。此後的中國連一點恢復的餘地都莫有，硬把毫無教育，毫無實力，毫無組織的中國人，送了去做帝國主義國際，和共產主義國際大戰的戰場，做一個犧牲的擋箭牌。無論這一場戰爭結果如何，中國民族，要損失幾千萬的人口，黑暗幾十年，還够不上造成俄國今天這樣一個假名共產的狀態。因為中國連俄國這樣的物質基礎，和精神的能力都莫有。本來把共產黨員，統帥在國民黨的當中，完成取消不平等條約和開國民會議兩大工作，這是

總理所取的政策。但是這個政策總理逝世以後，在事實上成了國民黨的癌腫，這癌腫，今天已經切開了。此後的道路，我們很可以看得到。

我們要以三民主義，救國家的危亡，和民族的危亡，完成國民革命。不要把莫有教育，莫有組織的中國民族，眼睜睜的送給赤白兩個國際，來作決戰的試驗品。國民黨只有一致團結起來，以純粹的國民革命方法，完成取消不平等條約和開國民會議兩件大事。中國需要的建設，是要工業先進國援助：德國的科學，和美國的機器，才是建設中國的真材料。同時我們要明白，中國人把中國的改造完成起來，就是世界革命的工作。中國人今天不能在中國之外去尋世界；要在中國之外，去尋世界，就是一種妄想。自己的國家，都建設不起，自己的民族，都振興不起，是莫有說世界革命的餘地的。

這兩年來，本黨當中，丟開國民革命，把世界革命，來做金科玉律。對於黨內，

不能唱高調的人，便極力壓迫，不錯，這或許是一條路。但是這條路，就算成功了，而成功不知在何年何月。如果二十年不能夠達到打倒現存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目的，中國人就要替赤色國際，作二十年無代價的犧牲。這是先自己造成歐戰後土耳其的國際地位，然後才來造俄國式的革命，就算是完全成了功，還是只有用德國的科學和美國的資本，來做建設。這幾十年的歲月，幾千萬人的犧牲，只算是做了第三國際的試驗品。爲甚麼今天不直截了當的，一面喚起民衆，組織民衆，同時教民衆作臥薪嘗膽，忍辱負重的工作，使中國的生機，在和平中培養起來，把中國過多的入口，移向四圍，如蒙古新疆川邊等地方去生息，而何必把他們逼向戰爭的一條路上去呢？戰爭本不定是罪惡，但是也還有一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」的老話。

現在中國的情形，在二十年能免得了國際戰爭，照總理建國方略所說的，

利用世界的資本和技能，先造成物質的建設，然後中國人的自信力，也才生得出來，要作世界革命，也才有基礎。第二次代表大會，和前次廣東聯席會議的決議案，只跟着第三國際下的共產黨，唱國際戰爭的高調。這一種高調，只足以加重國際的壓迫，同時使中國柔弱的國民，終久爲救國愛國，不得不走戰爭的路。這樣的方法，直是先求民死，再說民生，將來生否不可知，而眼前就是驅民於死地。

我們反抗帝國主義，照我們中國的力量，只有用和平的手段，喚起世界的同情，和中國國民的覺悟組織，不是馬上要製造國際戰爭。但是照第三國際下的共產黨的作法，兩三年內，就可以造出國際戰爭來。這樣無智識、無組織、無訓練、無交通製造設備的中國國民，豈不是悲慘到了極點麼？爲國家爭獨立，爲民族爭平等，爲民衆求解放的中國國民黨的方針，決不應該如此的。所以總理說

要確立起民族的自信力，使民族主義成了功，然後才可以講世界主義。

這兩年來，第三國際下的共產黨在東方所逼成的戰爭機運，已經進行到相當程度，我們中國革命運動的目標，如果很明白地，是在中國的獨立和自由，則國際的戰爭，絕對的非避免不可。然而不幸這兩年來，國民黨對於國民，不確實地苦教國民作臥薪嘗膽的工作，只是教國民作破釜沉舟的運動，這一個方針，和三民主義，就是救國主義的目的，可以說是正相反對。我們要記得總理北上那一年，對國民說「我們要國民會議實現，只要國民的意思集中，要國民的意思發表，十萬個電報，勝過軍閥十萬大兵。」我們已經很明白地看出來，如果中國國民黨不純粹的在三民主義的黨，不是純粹的國民黨員來組織，這一個國際的和平政策，一定做不到，非到很近便引起一場大的國際戰爭不休。這不單是國民黨自己替自己造棺材，簡直是替中國國家造棺材。

兩年以來，我們無論如何想，總想不出一條生路好走，就是爲此，現在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了，作救國的革命呢？作亡國的革命呢？先亡了國再做革命，這是共產黨的策略；先教民死，再作共產的企圖，這是共產黨的策略；先犧牲了中國國家的存在，和民衆的生存，去鞏固第三國際的基礎，再圖世界革命的成功，這是共產黨的策略。但是中國的國民，中國國民黨，是不是應當如此呢？

再說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，要學土耳其的方法，目前是做不到的。我們中國國民，莫有土耳其國民對於戰爭的素養，莫有像土耳其在歐戰當中所造成的大規模新式戰備。土耳其之陷於滅亡，是歐戰的結果，同時基瑪爾以戰爭復興土國，也是歐戰的結果，這是很明白的。所以我們中國國民，在今天不可不時對帝國主義有決死的心，而尤其不能不時時做忍辱負重的預備工作。

一個國民的存在，必須有一個意識的基礎，這個基礎是國民的自信。中國

國民，不要圖存在發展則已，要圖存在發展，只有很堅確地相信中國人有創造文化的能力，這個信仰，就是中山先生的主義思想。我確信總理的三民主義的理論，在世界革命理論當中，他是後來居上，他的偉大和崇高，確實在馬克斯列寧等之上。何以他的偉大和崇高在馬克斯列寧之上呢？這就是他的思想基礎，是中國四千餘年文化的結晶，我確信他的思想，在世界上定成爲新世界精神上和物質上建設的指導原則。世界一切革命的國民，在他們經過了馬克斯主義革命，悲慘結果之後，一定會了解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，才是真正促進人類進化社會進化的原則。馬克斯主義，只是能够說明歷史變化的過程，而不是造成人類真正文化的基礎。中國人要確信三民主義，纔可以救中國；世界一切人類，要確信三民主義，才可以得和平。吳先生說，中山先生的精神，就是天下爲公一句話，是可以垂諸數千年而不變的。這是一句精確的話。可以說明中山先生

的主義之偉大。我確信中山先生主義，最崇高之一點，是在他說明忠孝、仁愛、信義、和平的道德精神，是民族自信力的基礎。人失自信力即死，失卻道德的精神，就是失卻自信力，這是成己成人的要義。社會是人類的結合體，各個人不能完成其人格，則各個人失卻自信力，而社會的意力，也就不能鞏固。國家和社會的幸福，也都莫法產生。中國共產黨的青年們，以及許多迷信物質的青年們，不承認中國民族的精神，不承認中國固有道德的教義，口裏講的是馬克斯主義，而實際所行的，卻是俄國前七八十年，以唾棄一切爲宗旨的虛無主義，和世界大都會中游蕩空氣，所產生的享樂主義。一切只有性的放縱，對於男女關係是如此，於是對於一切事物，無往而不如此。這種行徑，本不是馬克斯，也不是列寧，直是革命的發酵性所產生出的物。如此的共產黨，只有造亂，那能建國。性的放縱之結果，就是造殺機，造死因，絕莫有生機生因可以造成的。中山先生的三民主

義，及一切遺教，根本決不是如此。即使世界大多數人，今天不能覺悟，各國多數的民衆，仍舊迷信馬克斯主義，便是將來得到馬克斯主義實行之後，也必然的一定回到中山先生教義身上來的。因爲如果不是以道德爲信的基礎，世界一定莫有和平的一天。

戰國時代，大家都鄙棄孔子的教義，所得的就是幾百年的戰亂，要到得秦楚之交，人口幾乎滅盡的時代，大家才懂得孔子的教義，是平和和幸福的基礎。今天的中國國民，要想得較爲和平的革命成功，一定是要確信中山先生的遺教全部。要曉得民族主義的基礎，就是在孝慈的道德，民權主義的基礎，就是在信義的道德。民生主義的基礎，就是在仁愛和平的道德。中國人要想免卻無代價的犧牲，無目的的盲動，一定要確實相信中山先生主義的全部。要相信他的一切教義，莫有不是正確的，真實的，莫有不是後來居上的。

再簡單說幾句話，中國要得救，國民黨要得救，一定要確實相信民生主義的目的，和共產主義的動機和手段，絕然不同。要確實相信中國民族創造文化的能力，並不在各國人之下而在各國人之上。要確實相信中山先生，是世界革命領袖中最偉大而且崇高的導師，他的理論，是世界上後來居上的革命理論。世界各國的馬克斯主義信徒，要到了受盡艱難之後，才會一旦翻然覺悟，來研究和信仰中山先生的主義，世界的革命，才可以造成一個新紀元，才可以建設真正的新世界。物質的繁華，要人才能造，要人才能享。中山先生的主義，是人支配物的主義，不是物支配人的主義，人支配物，才有人生，物支配人，就只有死滅。中國人要得救，要完全信仰中山先生的遺教。一切學問智識，只有用來作證明的材料，說明的方法，如果要懷疑中山先生的思想，和他的學說，就是中國人的自殺。國民黨兩年來造成的環境，是國民黨的自殺，同時也是中